

长篇悬疑



终南山密码

为什么终南山被视为保存中国文化的活化石？

这里是道教发源地、中国佛教六大宗派诞生地、儒家思想弘传地、寿文化发祥地、财神降生地。

翻开本书，进入千年隐居圣地终南山中的奇妙世界！

2

巫童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终南山密码²

为什么终南山被视为保存中国文化的活化石？

这里是道教发源地、中国佛教六大宗派诞生地、儒家思想弘传地、寿文化发祥地、财神降生地。

翻开本书，进入千年隐居圣地终南山中的奇妙世界！

“天下修道，终南为冠。”作为道家思想的发源地，终南山同时也孕育了佛、寿、仙、财神、钟馗等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。数千年来，赵公明、姜子牙、老子、孙思邈、王维、吕洞宾等先后来此隐居，他们或避世修行，或寄情山水，或访仙求药，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。

公元1219年，成吉思汗召见全真掌教丘处机，希望求得长生不老之术。临行前，一个名为乾坤的小道士突然打乱了丘处机的精心布局，无意揭开了惊天秘密——终南山深处一直存在着一片神奇秘境，秘境中有老子、赵公明等人留下来的巨大宝藏。通往秘境之路布满重重机关和考验。而守护宝藏的神秘组织，则同历史上众多隐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！

翻开本书，带你进入千年隐居圣地终南山中的奇妙世界！

建议上架：文化探险 / 悬疑冒险
ISBN 978-7-5559-0888-3

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
www.dookbook.com



9 787555 908883 > 定价：48.00元

长篇悬疑

终南山密码

为什么终南山被视为保存中国文化的活化石？

2

巫童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南山密码. 2 / 巫童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 11

ISBN 978-7-5559-0888-3

I. ①终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24182号

著 者 巫 童

责任编辑 李亚楠

特邀编辑 汪林玲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11千

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奈河桥上莫回头 / 001

忽听身后响起铃铛声，孟婆缓缓念道：“奈河桥上莫回头，回头不入忘川池。忘川池中多亡灵，身死魂灭无轮回。”她的嗓音死气沉沉，这四句总共二十八字，一字一声，如同诵经念咒一般，再加上铃铛声回音交叠，响彻整个地下岩洞，当真如同地府阎罗招魂引灵一般，极是诡异瘆人。

第二章 怪异的囚徒 / 019

乾坤根本不知道孟婆想要的实话是什么。他虽然猜到自己为何遭到囚禁，可那位“主上”要找的人究竟姓甚名谁，与药王孙思邈到底是何关系，他却是半点也不知晓。他若是实言相告，再次回答自己名叫乾坤、不知道自己为何中毒不死、与孙思邈更加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怕孟婆会像上次那般认为他故意欺瞒，又送他去红牢受刑。

第三章 金丹派南宗四祖 / 051

乾坤道：“金丹派南宗四祖的名头，天下谁人不知、谁人不晓？我又岂会不知？”

其时天下道教流派甚多，金丹派南宗的名头虽然响亮，但比起全真道还是多有不及，陈泥丸的名头也及不上王重阳和丘处机等，远远没到天下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地步。

第四章 开道破狱，传灯照亡 / 085

“九泉狱通往碧落天的第二条路，便在第九层冥泉狱中。冥泉狱虽然独居正中，与周围的八层隔绝开来，相互之间却有一条捷径相通。这条捷径，叫作终南捷径。终南捷径藏在九泉狱的前八层中，具体是哪一层，老道却不知晓。”

第五章 阴泉狱中无阎罗 / 138

“没有钥匙，这门如何打开？”阴泉狱没有莲社信士，也不见镇狱阎罗，众人肆无忌惮，只管七嘴八舌地大声说话。有几人蹲了下来，拿兵刃插入门缝，试图撬开铁门。但铁门极为坚固，纹丝不动，纯靠蛮力无法打开。

第六章 龙血香的威力 / 164

“待会儿我点燃龙血香，下到洞厅制伏邪神，然后由鲁师傅打开八卦铁门，大伙儿便可一同离开阴泉狱。只不过阴泉狱一过，接下来便是幽泉狱。幽泉狱的镇狱阎罗，据说是九泉狱所有阎罗当中最为厉害的一位，想闯过幽泉狱这一关，势必更加困难，之后再去碧落天，想必也是险难重重。”

第七章 开启八卦锁 / 187

木芷急道：“鲁师傅，快把门打开！”鲁师傅道：“门背后没有锁孔，一旦关上，便再也打不开了！”木芷心急如焚，用力拍打八卦铁门，可八卦铁门一片冰冷，纹丝不动。

众人想到没有鲁师傅在内开锁，八卦铁门便永远无法打开，乾坤即便不死在邪神的利爪之下，也会困死在阴泉狱中，不禁摇头叹气。

第八章 鬼面青铜匣 / 207

上百个莲社信士呆了一呆，随即扬起骨刺，势如一圈红色狂潮，向八卦石台上的阴长生席卷而去。

阴长生面色阴沉，将鬼面青铜匣竖在身前，掌心抵住匣头，猛然用力一压。“咔”的一声轻响，鬼面青铜匣顿时从中裂开，竖着一分为二。

第九章 孙思邈与十三鬼穴 / 226

十三鬼穴最早由神医扁鹊发现，乃治疗癔症的穴位，若在这十三处穴位上施针用药，即能驱除百邪、治愈癫狂。药王孙思邈对此极为着迷，毕生精研这十三处穴位，将其分别命名为鬼宫、鬼信、鬼垒、鬼心、鬼路、鬼枕、鬼床、鬼市、鬼窟、鬼堂、鬼藏、鬼臣和鬼封，统称为十三鬼穴。

第十章 举头三尺有神明 / 238

毒阎罗盯着坤位石壁上的神明头像，眼睛里大有惊色，只因坤位石壁上的八个神明头像，此时全都是仰头朝上。他飞快地扫视了一圈神明室，将六十四个神明头像一一看了一遍，所有的神明头像皆是上仰之态。他分明记得，六十四个神明头像本是姿态各异，此时全都仰起了头，显然已被人动过手脚。

第一章 奈河桥上莫回头

黄泉路

乾坤目不转睛地盯着刻字，过了好一阵子，六道乾坤眉才舒展开来。他转过身，抬手指着刻字，说道：“黄泉为九泉之一，此处刻有‘黄泉’二字，想必是九泉狱第三层黄泉狱的入口，一入黄泉狱，那便是真正进入了终南山秘境。大伙儿一路历尽艰险，能来到这里，殊为不易。若是有人惧怕前路凶险，莲社的船便停在下面，大可驾船回头；若是愿意继续前行，那便一起进入终南山秘境，无论前路如何，大伙儿同福祸、共生死！”

石阶上，十余道昏暗模糊的人影，立在夜明珠的青色冷光之中。好不容易闯过了风生水起的太乙池，又穿过了水道纵横的暗河迷宫，历经数次生死劫难，这才抵达了黄泉狱的入口，往前一步便是终南山秘境，这些人自然没一个愿意退缩，听乾坤这么一说，齐声叫好。乌力罕立在人群之中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“黄泉”二字，极为冷淡地点了一下头。

尹志平由四个无色道士护着，站在石阶末尾，默然地看着乾坤，没有任何表示。

乾坤的目光扫过众人，落在尹志平的身上，问道：“尹真人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木芷听乾坤这么一问，扭头看着尹志平。白玉蟾一脸笑嘻嘻的样子，将手中的夜明珠抛了起来，又伸手接住，看似漫不经心地斜跨一步，挡在了乾坤的身前，心中已暗暗定下了主意，若是尹志平和四个无色道士要对乾坤动手，他自当竭力维护，力保这位道圣传人的安全。

尹志平此行不为寻找终南山秘境，只为夺回胎珠和龙褐，将乾坤抓回重阳宫，向掌教真人丘处机复命。先前有两百多人护着乾坤，众怒难犯，他和四个无色道士不便动手，此时只剩十余人，擒拿乾坤便有极大胜算，只是暗河水道纵横交错，即便抓住了乾坤，驾着莲社的船往回走，怕是也难以活着闯出去，眼下唯有继续向前，待进入终南山秘境，找到了其他出路后，再擒拿乾坤也不迟。他思虑至此，说道：“与诸位同行，去终南山秘境看上一眼，倒也无妨。”

乾坤说道：“既然大伙儿齐了心，那就由在下打头阵，替大伙儿开路！”他转头又道，“木芷、玉蟾兄，我们走。”话音未落便已迈开脚步，当先走进了岩壁上的洞口。木芷紧跟在后，白玉蟾手持夜明珠照明，也进入了洞中。众人心想终南山秘境之中，极有可能危机四伏，乾坤自愿在前面开路，正是求之不得，是以紧随其后，鱼贯而入。

进入洞中，一条四四方方的狭窄洞道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洞道弯曲向前，只不过刚走了十几步，最前面的乾坤就忽然停了下来。

乾坤微微仰起了头，盯着前方，只见原本空无一物的洞道之中，出现了一团团碗口大的阴影。这些阴影倒贴在头顶石壁之上，纹丝不动，没有任何声息，似乎并非活物。乾坤从白玉蟾的手中接过夜明珠，挨近这些阴影，冷光照在阴影之上，原来是一朵朵拳头大小的花苞。

幽深地底，光照绝迹，竟会有花在此生长，倒是大大出乎乾坤的意料。这些花扎根头顶石壁上的一条缝隙之中，又长又细的花茎垂落下来，使得下面的花苞看起来像是一盏小巧的灯笼。一个个花苞沿着缝隙列成一线，向幽黑的洞道深处延伸而去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乾坤越看越觉得神奇，忍不住伸出手去，摸向离他最近的一个花苞，想看看这花究竟是真是假。

“别乱碰，当心有毒！”

身后的木芷出声阻止，却晚了一步，乾坤的手已经触碰到了花苞。他不但触碰到了花苞，还用力捏了一下，只觉得花苞颇为柔软，用指甲一掐，甚至能掐出水来，确是真花无疑。

就在这时，乾坤的眼前忽然亮了起来。那个被他触碰过的花苞，当真如灯笼一般，徐徐亮起了红色的光芒。红光之中，只见花苞徐徐绽放，数十片细丝状的花瓣原本卷曲成团，这时纷纷舒展开来，露出了正在发光的花心。花心是扁圆状的，正中点缀着一个黑点，如一只竖着的人眼，一边冒着红光，一边盯着这群擅闯黄泉狱的不速之客。

这花生得奇形怪状，阴森可怖，众人要么觉得惊惧难安，要么流露出敬畏之色，唯独乾坤竟露出了笑容，接连伸出手去，又触碰了好几个花苞。但凡被他碰过的花苞，无一例外都亮起了红光，绽开了花瓣，露出了人眼状的花心。一只只竖立的眼睛盯着乾坤，他与这些眼睛对视，原本觉得煞是有趣，可一刹那心头一迷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不知为何，他脑中思绪回转，竟想起了重阳宫三祖殿内那幅《地狱变相图》壁画，想起了壁画正中那只竖着的红色眼睛。

乾坤的手碰过花苞后，没有出现任何不适。洞道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，应当是这些花的气味，乾坤吸入了不少，身体也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。由此可见，这些冒着红光的花苞，虽然看起来怪异恐怖，实则并没

有毒。

乾坤收回神思，把夜明珠还给白玉蟾，迈开脚步，向前走去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拍打头顶的花苞，一个个花苞发出火红色的光芒，如同点亮了一盏盏灯笼，照亮了前行之路。木芷、白玉蟾、乌力罕和尹志平等，一边惊讶地望着洞道中的奇花异景，一边跟着乾坤往前走去。

乾坤回头看了木芷一眼，抬手指着头顶的花苞，考较起她来：“木芷，你见多识广，熟知终南山的一切，可识得这花？”

木芷应道：“这花生得古怪，我在终南山中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”

乾坤说道：“我听说人死之后，魂魄会去往阴曹地府，途中会经过一条黄泉路。那黄泉路上挤满了孤魂野鬼，幸而一路之上开满了金灯花，魂魄跟着金灯花走，才不会走错路。相传金灯花通体赤红，能发出火光，将整条黄泉路照得通明。你瞧这花，与金灯花像是不像？”

金灯花是道教传说中的黄泉之花，木芷从小便有所耳闻，笑道：“倘若这是金灯花，那你我此刻便已经死了，我是那孤魂，你是那野鬼。”

乾坤凝视着一个正在徐徐亮起红光的花苞，心道：“你有我在身边，哪能算是孤魂？我有你陪伴，自然也不是野鬼了。今生若是能与你同死，相伴走那黄泉路，才算不枉。”但他心知木芷心愿未了，避谈儿女私情，因此这番念头只在脑中转了一转，并没有说出。“能把这些花在地底下种活，莲社这手笔可不小。”他说道，“若是起了心要把这里布置成黄泉路，再往前走，就该是奈河桥和望乡台了。”

木芷说道：“幸好这些花没有毒，不然像你刚才那样毛手毛脚地乱碰，那你才真是要去奈河桥头喝孟婆汤，再去望乡台上大哭一场了。”

乾坤哈哈一笑，继续拍打头顶的花苞，大步前行。

一路向前，弯曲幽深的洞道中，始终不见任何人影，先众人一步入洞的阴长生已经走得影踪全无，更早来此的土为安、水之湄、火不容、玉道人和赵无财等人同样不见踪迹，更不见莲社的人在洞道中把守。

又走了百余步，一直死寂无声的洞道深处，终于有声音隐隐传来。往前转过一道弯，远处突然出现了幽暗的亮光，这时已能听清传来的声音是哗哗乱响的水声。乾坤当先而行，走到亮光所在之处，已是洞道的尽头，往前一步，则是一块向外凸出的石台。乾坤走出洞道，立在凸出的石台上，放眼望去，只见绿光幽冥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出现在乾坤眼前的，是一个数十丈开阔的地下岩洞，洞中水波乱荡，竟是一个地下暗湖。暗湖之上，横着一座长长的吊桥，吊桥的一头架设在乾坤立足的石台上，另一头连接着湖中心的一块巨石，那巨石矗立在水中，宛如一处湖心石台。越过湖心石台，一条铁链孤零零地向前延伸，连接着对面岩壁上一个黑漆漆的洞口。乾坤环望了一圈，只见地下岩洞的四面八方均是光秃秃的岩壁，没有任何路径，若想抵达对面岩壁上那个黑漆漆的洞口，唯有走过身前这座吊桥，抵达湖心石台，再从那条铁链上走过去。

木芷、白玉蟾、乌力罕和尹志平等入先后走出洞道，望着眼前的景象，均是目瞪口呆。

四处环望了一阵，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向吊桥的对面，也就是那处湖心石台。就在那处湖心石台上，立着一根长杆，长杆上挑着一盏巨大的灯笼，灯笼外皮上写有一个硕大的“孟”字。那灯笼正发出冥冥绿光，映得整个地下岩洞一片幽冥，如同森森鬼域。在灯笼的正下方，一团人影佝偻而坐，绿光映照之下，只见那是一个极其苍老的妇人。那老妇人满脸皱纹，一对眼窝深深凹陷，几乎看不见眼睛，瘦小的身躯却裹在一件极其宽大的黑袍之中，显得无比怪异；她披头散发，发丝全白，一朵

金灯花插在左边鬓角，金灯花颜色红艳，若是插在少女头上，自是倍增娇美，可插在一个如此丑陋的老妇人头上，不仅没有半点韵味，反而显得十分别扭；她的右手笼在袖中，皮包骨头的左手伸出袖外，一只青铜八角铃铛开口朝上，托在她的左掌之中。

乾坤看见灯笼外皮上的“孟”字，暗暗想道：“黄泉路上奈河桥，奈河桥头望乡台，望乡台上孟婆汤。先前已有过金灯花，如此看来，眼前这座吊桥便是奈河桥，湖心那处石台便是望乡台，至于石台上那个老婆子，自然是掌管孟婆汤的孟婆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乾坤不禁转过头去，冲木芷笑了一下。

木芷知道乾坤为什么笑，说道：“该你得意，又让你的胡话给说中了。”

乾坤说道：“说中了算不得什么，当年开凿这地方的人，那才是鬼斧神工，厉害至极！”他早已看出，四面八方的岩壁打磨得极为光滑，湖心石台棱角平整，还有刚才走过的那条四四方方的洞道，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，绝非自然造化。他望着“孟”字灯笼下那个凝坐不动的老妇人，目光中大有兴奋之色，说道：“我倒要看看，莲社安排一位‘孟婆’在此，究竟是在装什么神、弄什么鬼。木芷、玉蟾兄，你们在这里稍等，我先过去瞧瞧。”话一说完，不等木芷和白玉蟾回应，他便径直踏上吊桥，大步向湖心石台走去。

“乾坤！”木芷叫了一声，想要阻止乾坤的贸然举动。

乾坤转头冲她一笑，却并没有打算停下脚步。

木芷秀眉一蹙，无暇多想，竟也跟了上去，走上了吊桥。

白玉蟾看了看左右，除了木芷跟上去之外，其余人全都驻足不前，想来都怕吊桥上藏有机关，打算先看看乾坤是否安然无恙，再决定是否过桥。他望着乾坤的背影，心中暗道：“道圣传人，果然与众不同！”

摘下腰间那脏兮兮的酒壶，仰头猛灌了一口，抹去嘴角酒水，哈哈一笑，也大步踏上了吊桥。

此时乾坤已走到了吊桥的中段，只觉得桥面轻微起伏，比想象中更加平稳，只是吊桥中段垂下不少，贴近了暗湖水面，借助灯笼绿光的映照，能看见湖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血黄色，不停地波滚浪涌，激起一阵阵“哗哗哗”的水声；而在水面之下，一条条又细又长的黑影，正在飞快地往来穿行。

奈河桥

“难怪这地下暗湖无风起浪，原来是水里有东西在作怪。”乾坤试着去辨认水下的条状黑影是什么，可是灯笼的绿光不够明亮，水面又是一片血红色，无法看清楚。于是他继续往前走，很快便安然无事地通过吊桥，立足于湖心石台之上。

此时与那老妇人相距极近，乾坤看得更加清楚，那老妇人左掌托着的青铜八角铃铛之中，竟然盛满了淡绿色的水；在她的脖子上，戴着一条白色的项链，项链节节错段，是由十余节白骨串联而成，项链正中坠着一个形状恐怖的白玉骷髅头；在她凹陷的眼窝之中，竟然只有眼白，没有眼珠，原来是个瞎子。她坐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，挡住了身后那条连接对面岩壁的铁链。那条铁链只有手指粗细，通体布满了锈迹，不知已在这潮湿阴暗的地下岩洞中悬挂了多少年。

铁链是唯一的通行道路，却被那老妇人挡了个严严实实。乾坤颇为客气地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还请您稍挪尊驾，借过一下。”

那老妇人如同耳聋一般，静坐不动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
这时木芷和白玉蟾也先后走过吊桥，抵达了湖心石台。乌力罕、尹志平一行人见吊桥没有任何危险，这才纷纷踏上吊桥，片刻间便来到了湖心石台上。小小的湖心石台，一下子站了十几个人，立刻变得拥挤起来。

直到所有人都抵达了湖心石台，那长时间凝坐不动的老妇人，方才略微抬起了头，一对浑白空洞的眼窝对着众人，从左向右缓慢地扫动，仿佛在清点人数。片刻之后，她将黑袍的摆角挪开些许，露出了一摞叠放整齐的黑色小碗。她从袍袖中伸出干枯如柴的右手，将黑色小碗一个个地取下，在石台上一字摆开。她的右手颤颤巍巍，取碗摆碗的动作极其缓慢，似乎吃力至极，可是托着青铜八角铃铛的左手却纹丝不动，铃铛内的绿水竟连一丝水纹也未荡起。这一幕太过怪异，那老妇人身上又笼罩着一股阴森瘆人的威势，众人竟无一人敢出声打扰。

过了许久，那老妇人终于摆好了碗，随即倾斜青铜八角铃铛，将绿水注入碗中，一个个地倒满，全程没有任何洒漏。所有黑色小碗倒满后，青铜八角铃铛中的绿水仿佛是事先量好的一般，竟然刚好倒完，一滴也没有剩下。

乾坤立刻数了一遍，这些摆开的黑色小碗的数量，与在场众人的人数，竟然完全一致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他看着那老妇人，暗觉诧异：“莫非这老婆子不是瞎子？”他心中好奇，忍不住伸出手去，在那老妇人的眼前晃了晃。那老妇人没有任何反应，显然目不视物，这反倒令乾坤更加困惑。

那老妇人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倒完了绿水，终于嘴唇微动，开口说话了。她苍老的声音又缓又平，透着沉沉死气：“老妪乃阎罗孟婆，枯坐望乡台，守桥三十载，渡人无数。诸位远来，欲过奈河桥，先饮孟婆汤。”说完左手一摇，青铜八角铃铛发出一声极为清脆的声音。铃铛声

往四面八方传播开去，整个地下岩洞中回音不断。

回音尚在，忽听对面岩壁上传来轰隆巨响。众人立刻抬头望去，只见暗影移动，一座吊桥仿佛凭空出现，斜立在了岩壁之上。在那吊桥的背后，岩壁上露出了一个新的洞口，与那条铁链连接的洞口大小相当，两个洞口一左一右，相隔了四五丈远。

原来对面岩壁上一直竖立着一座吊桥，只是吊桥紧紧贴住岩壁，颜色又与岩壁相似，再加上光线幽暗，远远望去，竟是一点也瞧不出来。那自称孟婆的老妇人摇响青铜八角铃铛，吊桥背后早就有人待命，听见孟婆给出的信号，立刻拉动悬索，将岩壁上的吊桥放了下来。

这座吊桥便是孟婆口中的奈河桥，桥身足有十余丈长，一旦放下来，正好能搭在脚下这处名叫望乡台的湖心石台上，众人只须走过奈河桥，便能抵达对面岩壁上新出现的洞口。只不过奈河桥放下一半后，便静止不动，就此悬停在了空中。想要奈河桥完全放下来，便须依照孟婆所说的话，先饮孟婆汤。

众人不由自主地看向石台上摆开的黑色小碗。无须孟婆多言，这十几个黑色小碗中的绿水，自然便是孟婆汤了。可是这孟婆汤颜色泛绿，看起来像是有毒之物，再加上孟婆又是一个来路不清、居心不明的诡异老妇，一开口便要众人喝这所谓的孟婆汤，众人自然狐疑，没一个人伸手拿碗。

乾坤看着孟婆汤，不禁想起一个月前在水穷峪的林里被水之涓逼迫喝下孟婆汤的场景。虽然彼孟婆汤非此孟婆汤，可那断筋裂骨般的剧痛，却令他怎么也忘不掉。他扭头对木芷笑道：“孟婆汤我可是喝过的，那滋味当真回味无穷，妙不可言。”

乾坤只是冲木芷随口打趣，然而孟婆听了这话，眼窝却猛地一缩，右手倏地探出。她出手快如闪电，眨眼之间，枯瘦如柴的右手便按在了

乾坤的脸上。

这一下出其不意，乾坤竟未做出任何反应。等到他脖子后仰，做出避让的动作时，孟婆的右手已在他脸上结结实实地摸了一把，旋即缩回了袍袖之中。

一个苍老至极的妇人，出手竟快到如此地步，委实不可思议，在场众人都大吃一惊。

乾坤同样惊魂未定，却听孟婆缓缓说道：“你这张脸，老姬三十年前刚在此处守桥时，便已摸过。可老姬记得，那时你倒掉了孟婆汤，没有喝……”她忽然住口，想了一想，又缓缓摇了摇头，说道，“你的眉毛不对，你没有来过这里。”

乾坤摸了摸自己的六道眉，暗暗心道：“这老婆子说什么疯话？三十年前我还没出生呢，又怎会来过这里？这老婆子出手好快，我倒是一直小看了她。木芷曾经说过，九泉狱的每一层都有一位镇狱阎罗镇守，这老婆子自称是阎罗孟婆，多半便是黄泉狱的镇狱阎罗，我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。”他正了正神色，说道：“孟婆，你说曾有人倒掉你的孟婆汤，没有喝下去，那就是说，这孟婆汤原本不是非喝不可。”

“老姬身后有一条铁链，”孟婆应道，“不饮孟婆汤，便从铁链行。”

众人纷纷看向孟婆身后的那条铁链。孤链悬空，锈迹斑斑，要从这样一条细若手指的铁链上走过去，绝非易事，稍有不慎便会掉入暗湖，湖中黑影窜动，不知是什么凶厉之物，一旦落水，势必凶多吉少。然而置身于望乡台上，身前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择，如若不愿冒险走铁链，那便只有喝下孟婆汤，否则孟婆不下令，奈河桥便绝不会放下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法子，便是对孟婆用强，先将她制伏，再逼她下令放下奈河桥，可是众人刚才见了她一出手便按住乾坤脸部的那一幕，足见她

身手了得，而且身为黄泉狱的镇狱阎罗，孟婆能在这里守桥三十载，必定不是泛泛之辈，因此众人心中虽都掠过了用强的念头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贸然动手。

乾坤望着孟婆身后的那条铁链，脑中忽然想起了阴长生。从黄泉狱的入口进来，一直到望乡台，始终是一条路，没有任何岔道，阴长生只不过先行一步，却已然走得不见踪影。阴长生若是喝了孟婆汤，等着奈河桥放下来，待他过桥后，奈河桥再收起来，一定耗时颇长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没了踪影；而且奈河桥放下之时，会有轰隆声大作，可自己一路来此，并没有听见这样的轰隆声传来。“想必阴长生是从这条铁链上走了过去。”乾坤暗暗心想，“以他的身手，走这样一条铁链，原本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乾坤望了一眼对面岩壁上的两个洞口，其中铁链通往左侧的洞口，奈河桥通往右侧的洞口。他不免感到好奇，向孟婆问道：“铁链那头是一条路，奈河桥那头却是另一条路，两条路有何分别？”

孟婆缓缓应道：“殊途同归，并无分别。”

“既然两条路同归一处，那你这碗孟婆汤，我就不喝了。”乾坤俯身端起一碗孟婆汤，直接翻转手腕，将汤水尽数倒入了暗湖之中，大声说道，“我从铁链行！”

木芷忙道：“乾坤，铁链这么细，又锈蚀得厉害，只怕难以承重。”

乾坤说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有事的。”他认定阴长生是从铁链上走过去的，既然身材魁梧的阴长生都能走，比阴长生清瘦许多的他，自然也能走。

孟婆缓缓转头，白森森的眼窝扫过其余人等，缓缓问道：“还有不饮孟婆汤的吗？”